



山东太古薛发利： “修飞机，就要百分之二百认真”

15年的工作时间，从一名普通的飞机维修技工、领班、高级领班到生产主管，再到飞机维护总指挥，一直到大修项目经理，他修过的飞机不计其数，带过的徒弟更是数不胜数。对工作的认真让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同事都说：“‘利哥’的敬业精神让我佩服，我们的工作要求严格，他做得好、懂的专业知识又多，可以说‘利哥’是我在这一行里的标杆。”那么，“利哥”是谁？他就是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大修生产项目部项目经理——薛发利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白新鑫

济南厦门来回“跑” 练就扎实维修本领

“我毕业那年正好赶上了公司成立，很荣幸成为了公司第一批员工。”薛发利向记者娓娓道来他的成长史。

1999年，薛发利毕业于山东省机械工业学校（现归属于山东建筑大学），毕业那会儿正好赶上了山东太古成立。当年6月，山东太古来到学校招聘。专业为机电一体化，薛发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应聘。经过了1个多月的严格筛选，薛发利顺利进入山东太古，正式成为一名机务人员。薛发利还记得，自己第一次见到飞机，抑制不住地激动。“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对我的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、喜爱，打心里喜欢这份工作。”

当时山东太古刚成立，不论是培训能力还是综合实力都不像现在这么强。为了快速成长，1999年7月10日，进入山东太古当天，薛发利就跟一批同事被派到厦门太古培训实习。根据培训计划，近半年的理论学习后，还要进行一年半的机库实习。因为是新人，薛发利还无法承担一些重要的任务，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工作。尽管如此，薛发利依然兢兢业业，即使拧一个小小的螺丝，他也会仔细检查很多遍。空闲时间，他就广泛翻阅各种维修资料，至今他还清晰记得当时用的是手动控制的胶布投影机。

“我们刚到厦门太古不久，山东这边就接了架飞机的

大定检。由于人手不够，我们被紧急叫回山东帮忙，定检完再回厦门。之后一段时间，我们多次两边往返。济南这边忙了，我们就回来干活，干完了再回去，前前后后加起来至少8次。有一次本以为在济南干完活可以留在家过年，可是春节前几天，活干完了，我们只能回到厦门。第一次离开家过年，真有点遗憾，但也很兴奋。”薛发利回忆道。这种两地奔波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1年的3月份。“家里（山东太古）的工作量越来越大，只得提前结束培训计划。”

2001年3月到2002年5月，薛发利到航线部门锻炼了一年多。当时的他，白天在内场忙，晚上还要到航线帮忙做航

后，异常辛苦，但薛发利直言，那是他们那批机务成长最快的阶段，“在几位师傅的带教下，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进步非常明显。”

之后，薛发利就来到了大修部门，一直干到现在，目前担任大修生产项目部项目经理。15年来，薛发利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工作认真、一丝不苟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。就在记者采访薛发利及他的同事的过程中，薛发利“丢下”记者，自己去参加一个临时会议。同事于振澎说：“利哥平时就是这样，换作别人，可能就不去参加这个会了，可利哥不同，不管这个会重不重要，只要跟他有一点关系，他一定会出席。”



链接

工作狂也会“冷幽默” 一句“我顶”逗乐大家

重心放在工作上的薛发利生活中是怎样的？薛发利说，家里的事他基本不用操心，父母现在年纪大了，在济宁老家，由哥哥和姐姐帮忙照顾。岳父母也在济南长清老家，很少有时间回去探望，心里总觉得亏欠老人太多。妻子则把小家操持得井井有条。说到这里，薛发利要对妻子说一声感谢。妻子是他的同学，两人结婚生子后，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，选择了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，让薛发利可以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，有更多机会和时间去研究和学习。

工作如此认真的薛发利是不是几乎没有时间放松休闲？面对这个问题，薛发利急忙解释：“不会不会，平时我还是有业余时间的。我喜欢徒步，到大自然中释放压力。要知道每一个机务人的身上都担负着巨大的责任，压力可想而知。”周末的时候，薛发利经常会带着家人一起到济南南部山区去感受大自然。一家人边走边欣赏沿途的自然美景，呼吸山区里最新鲜的空气，远离城市的喧嚣。薛发利说，那一刻是最美好的，“整个人都轻松了。”

平时兢兢业业、一丝不苟、要求严格的薛发利也有“冷幽默”的一面，时不时会突然蹦出一句话，惊呆了众人。于振澎回忆说：“有次开会，利哥一直在听大家发言，自己一言不发。有人提了一条非常好的建议，利哥突然从椅子上蹦了起来，拍着桌子，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了两个字‘我顶’。在场的人都被利哥这句‘我顶’给逗乐了。要是换作其他人说这两个字也许没这么乐，但是出自不苟言笑的利哥之口，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。利哥还时不时给大家讲点冷笑话，是真的很冷的那种冷笑话。”

甘当严师 拧紧新人“安全”弦

这些年来一共带了多少个徒弟？这个问题竟让薛发利回答不出。“比我后进公司的员工几乎都带过，带过多少个真记不清了。谈不上带，大家一起工作、一起学习、一起进步。”薛发利说。

薛发利把自己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传授给了他的徒弟。他对新员工要求非常严格，要

求大家干活利索，每一个操作都追求完美，不仅要把活干好，还要干得漂亮。同事于振澎也是当年薛发利带过的徒弟，于振澎告诉记者：“利哥对大家要求相当严格，就算拧一个保险丝，利哥也要亲自检查。”于振澎开玩笑地说，他当年最大的目标不是挣多少钱、得到公司多少表彰，而是

在利哥检查时没有犯错。“如果有任何一点缺陷，都是逃不出利哥‘法眼’的。”

虽然薛发利对大家要求严格，整个团队的氛围却非常好。同事都明白，利哥的严格要求是自己快速成长的助力。薛发利告诉记者，干机务这个工作，一定要百分之百地仔细、认真，自己就是想

给大家树立安全责任意识。机务人自身的安全、同事的安全、飞机的安全、设备的安全，都来不得半点马虎，“这才是教给新人们最宝贵的东西。”工作不忙时，薛发利经常会召集大家一起观看世界各地的机务维修失误的实例、视频，让每个人都拧紧安全这根弦。

退租遭遇百般刁难 缠着老外疯练口语

对工作的认真让薛发利迅速成长为一位合格的机务人、一位合格的管理者、一位合格的教员。尽管如此，在成长的道路上薛发利还是经历了一些困难。

薛发利说，现如今山航已经统一了波音737NG的飞机机型，当年尚没有统一机型，山东太古会承接山东航空波音一些飞机的退租检查工作。退租检其实就是按照租赁合同上的要求，把租赁来的飞机维修到合同要求的水平。一般飞机停场半年前就会成立专门的飞机退租小组，准备退租。

薛发利说，退租是跟租赁公司之间的一场博弈，要尽量

达到合同里的维护要求，还要尽可能节省成本，经常会遭到租赁公司的刁难。退租期间，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拿着厚厚的退租合同，根据里面的要求来维修飞机，能修理的部件不更换，虽然更换部件可以节省很多时间，但是成本也增加了，有些部件的价格相当高。

薛发利回忆一次退租经历，那架飞机的反推（发动机上的反向推动装置）上有个缺陷，不满足退租合同上的要求。根据波音公司的手册有修理的依据，但是租赁公司要求更换新件，薛发利经过查询发现，当时那个部件全球无货，于是他向波音公司咨询，波音

公司给出了修理方案，但是需要经过周期比较漫长的实验。于是薛发利跟同事们在飞机维护手册上下工夫，找到了合适的方案，跟租赁公司谈了2天，最终对方同意了太古的方案。“要知道那个零件1个就1万多美元，那架飞机要更换的话得换4个。”

薛发利说，英语是令他和同事都头疼的事。虽然是科班出身，薛发利直言，在学校学的英语到了工作中真的能用的很少，何况他们的工作不仅要经常阅读英文手册，很多时候还需要同波音公司及其他外国客户交流，口语成为薛发利不得不“拿下”的目标。

2005年，太古开始承接日本客户的飞机维修业务，对于英语口语的要求比以前更严格了。薛发利觉得，要有一个好的语言环境才能够说好英语。薛发利直言，在学校学就会下载很多英语视频、电影，自己一边仔细听一边把中文字幕挡住，锻炼听力。在工作中他更会利用现成的语言环境。薛发利经常和客户聊天，刚开始时沟通上有不少障碍，时间久了薛发利发现交流没有问题了。薛发利说，那段时间他整天粘着客户代表，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，吃饭的时间也不“放过”，拽着对方不停地聊天，练习自己的口语。